

红军战史上一次最惨烈的失败



生死档案
SHENGSIDANGAN

西征军

冯亚光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古都風華

李國慶著

冯亚光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路军·生死档案 / 冯亚光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2009.11 重印)

ISBN 978-7-224-08879-3

I . 西… II . 冯… III . 红四方面军—史料 IV .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881 号

西路军·生死档案

作 者 冯亚光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 开 23.25 印张 3 插页

字 数 36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08879-3

定 价 39.00 元



冯亚光

原籍陕西省耀县，1947年生于陕北延川。1966年高中毕业，当过兵，当过工人，因业余创作被调进甘肃省文化厅文艺创作研究室，1977年考入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甘肃日报社任记者，现在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新闻稿件、学术论文等数十万字，为父亲写作回忆录《永远的足迹》。从开始从事西路军研究至今，历经二十年，发表《陈云肯定西路军的历史原委及史实依据》等论文二十余篇，汇编成册《西路军论集》。1992—1993年出版的《西路军生死档案》《西路军喋血河西》是《西路军》三部曲的雏形。

网络媒体支持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出品人：惠西平
总策划：宋亚萍
策划编辑：刘景巍 李向晨
责任编辑：刘景巍 王亚嘉
封面设计：高亮

序言：我们寻觅

我们同时代的朋友，你到过中国西北角千里素白、横亘长天的祁连山吗？你知道闻名遐迩、贯通中西的丝绸古道中段的河西走廊吗？哦，那是一幅绚丽多姿的画卷：祁连雪峰，瀚海沙漠，戈壁绿洲，长城烽燧，古堡关隘，石窟寺塔，流沙坠简……驼铃声中，商队穿梭，琵琶伎乐，舞裙摇曳！

在这条丝绸古道上，不仅流通过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且也曾狼烟屡燃，杀伐迭起。朋友，你只有真正贴近河西走廊，才能感受到它那特有的魅力，认识它那由严酷和温厚、粗犷和柔媚所组成的真面目。

当踏上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我们感到心中的层楼八面来风，漫卷起缤纷的历史烟云。狼烟袅袅，战马嘶鸣，霍去病、班超越祁连击匈奴；金秋黄昏，孤雁南飞，持节不失的张骞、虔诚合掌的玄奘，迈向了西域；旌旗飘扬，驼铃声声，走过了和亲远嫁的细君公主、弘化公主、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巍峨的雪峰，纵横的瀚海，回荡着远谪新疆的林则徐“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的悲啼……当缤纷的丝绸之路把远古的文明史话展现在我们面前时，也许你会为它的壮美而惊叹，而感慨；也许你会为它的流彩而目眩，而神摇！

历史的步履匆匆，但历史的时空流在某一点上会处于胶着状态，留下永不磨灭的辙痕。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一千八百余名将士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向甘西、新疆挺进。为了中华大地的光明，他们沿着冷寂的丝绸古道，溶进了浓重的黑暗之中；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他们把自己的信念和生命，铸入了那雄浑粗犷的荒原和雪山！西路军孤军奋战，流血裂冰，伏尸盈

雪，粮绝弹尽，惨遭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红军将士在丛蒿野草中踩出的荒漠小道，如今已变成平坦如砥的光明大道。我们多么想把红军走过的路描绘成一串盛开的鲜花，但花开了总是要凋谢的；我们多么想把它渲染成一抹飘浮的彩虹，但风来了彩虹会消逝的；我们多么想把它抒写成高山和大海，但山的巍峨和海的辽阔不足以表现它的崇高、它的悲壮！这条印满带血脚印的大道，凝聚着红军健儿的痛苦与欢乐，绝望与希望，奋进与搏击。这是震颤跌宕的红色音符，记载着丝绸古道上一曲动人心魄的悲壮乐章……

我们踏上宽阔的新公路，匆匆而行；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攀登，脚下坎坷不平。我们沿着红军血染的道路寻觅，看了许多，听到许多，想说许多……我们的心不能平静，那桩桩虽已过去，但永远不会消逝的往事，渐次累积在心中，铸成一座远比阳光照耀下高入云天的祁连雪峰还要巍峨、辉煌的纪念碑。

伫立黄河岸边，我们凝望着虎豹口拍岸的惊涛、峭立的壁石，浮想联翩的思绪在抢渡黄河的战场上驰骋。我们仿佛看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在陡峭的山崖上，任冷风吹拂着他们单薄的衣角、干裂的嘴唇、火热的胸膛。沉沉夜色中，他们挥手指挥红军健儿奋勇渡河。

1936年10月24日夜，一个孕育着烛天的火焰，浴血的搏击，悲壮的毁灭，永恒的纪念的夜晚！从此，虎豹口这个鲜为人知的龇牙咧嘴的峭峰，就写入了红军军史。虎豹口奏响了西路军西渡黄河远征的高亢战歌！

我们登上紧依古浪县城的西山头，在早春略带寒凉的野风扑打下，听着穿城而过的火车的鸣笛声，望着鳞次栉比、充满生机的古浪城。古浪是座美丽的城，滔滔的古浪河从脚下流过，巍峨的祁连山在身后突起。这里曾是红九军与马家军激战的战场。在冰天雪地封冻着的山冈，在凄风苦雨吹打着的壕沟，在城里的每一道街、每一条巷、每一个院落，都曾倒下过英勇血战的红军指战员。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以及两千余名红军将士长眠在这里。

我们在高台县烈士陵园陈列室，被几张从敌伪档案中缴获的照片紧紧地吸引。其中一张照片，中央的条凳上并排放着三颗血淋淋的人头。红五军军长董

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我们的心被一种浓厚的悲愤情绪所笼罩，一种撕心裂肺的情绪。从腥风血雨的冷酷旧社会到温暖的新中国，这绝不是时间的流程，而是老一辈革命者用理想，用鲜血，用头颅浇铸成的康庄大道。阳光溢满陈列室，我们久久地站在照片前，总觉得有股热浪不断地冲击着眼眶，眼前变得模糊了……

老槐树铮铮挺立在高台县人民政府的院中。这是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大树，分出密杈疏枝，遮住了蓝天白云。它劲松般挺直的树干，是那么坚定，拇指般大小的绿叶，是那么青翠，生机勃勃，朴实无华。马家军曾经将一名红军护士长，用两根长钉活活地钉死在树上。我们抚摸着老槐树粗壮躯干上的树皮，开裂而斑驳。老槐树粗干上下有两块碗大的陀螺似的伤疤，50年来越来越大，突兀的瘢痕似乎向人世间昭示着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不是凝固的，光明终将代替黑暗。

高台群众喜爱老槐树，尊老槐树为“红军槐”。“红军槐”老枝嫩叶，郁郁葱葱，清风掠过枝头，时而像高歌长啸，时而似浅唱低吟。是啊，老槐树在唱歌，在唱一支悲壮的歌，在唱一支欢乐的歌！

我们徜徉在倪家营子村旁的枣树林里，不止一次地萌生过这样奇怪也是合乎逻辑的念头：在这新盖的农舍下面，说不定就有当年红军的白骨；在这枝叶茂盛的枣树下，抓一块普通的土坷垃，说不定就凝结着红军的血渍。这里的小巷、房屋、土墙都可以告诉你几个催人泪下的故事。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刚刚端起饭碗，辘辘饥肠正期待着清汤粗米。枪声响了，马家兵已冲到军部跟前，他扔下饭碗，拔出短枪，旋风般地卷出了军部。代军长程世才怀怒火，发恨声，要亲手解决几个敌人。斜刺里冲出一个马家兵，闪亮的刺刀指向了他的左肋。人影一闪，一个小战士箭步上前，双手攥住了刺刀。“呼”又上来一群战士，几把枪托砸碎了敌人的脑袋。小战士一甩血淋淋的手，捡起武器又冲上去了。

“救救我们吧！快，快！里边还有吃奶的尕娃！”茅屋起火了！一个老乡似火人般地爬出门外，指着烟雾腾腾的屋内。“涝池”被马家军严密地封锁着，许多井也因人多而干枯。“汤，用汤救火！”炊事班长指着一锅米汤——那是用全部米袋刮出的米粒煮成的一锅清汤。“哗——”第一盆泼上去了，

“哗——”第二盆泼上去了。没有一个干部犹豫，没有一个战士抱怨。火灭了，孩子救出来了，米汤也泼完了。“好人哪——”老乡一家齐齐地跪了下来。

红军走了，可是在这里留下了希望。“打完日本和反动派，日子就会好起来！”村民们永远都记着这句话，永远都忘不了“徐向前、李先念在我们村住过”的荣耀。

西路军剩下人数不多的队伍，撤进了祁连山。啊，祁连雪峰！腥风血雨的年代，你和炎黄的优秀子孙共同肩负过中华民族的苦难！你亲眼看到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为了及时向总指挥部上交军费而被马家骑兵砍死；你亲眼看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为了掩护更多的战友安全撤退而血洒梨园口；你亲眼看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负伤被俘后是何等的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最后惨遭敌人的杀害……

胜利的鲜花扎起了共和国的凯旋门。人们不会忘记红军为中华民族的奋进搏击。

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河西走廊。轻风拂过，粉红色的果花纷纷扬洒下来，到处散射着蓬勃的热情和馨香。几只矫健的苍鹰，在碧绿的果园上空低低地盘旋；无数笔直的白杨，在宽阔的大道远方汇成一片；片片嫩绿的麦田，被夕阳镀成金黄；沉沉暮霭里，美酒逸散着芬芳。一群群农民从地里回家，摩托车、自行车像鸽子一样飞翔！广袤、富足的土地啊，是谁赋予你新的生命？啊，半个世纪前，红军把青春和生命带给了你。

我们伫立在山坡上，仿佛看见复兴的中华民族如祁连雪水卷起的激越的春潮，哗哗的水声似万千英魂在云端长笑！

哦！河西走廊，早已从恬静中苏醒过来的河西走廊！你曾经掩埋过红军健儿的铮铮铁骨，你曾经浸润过革命英烈的殷殷热血。河西走廊啊！我们静静地匍匐在你的胸脯上，倾听着你的血脉的搏动，感受着你从地心里播放出来的温暖！问一问丝绸之路上残存的堑壕，问一问祁连山凌空翘起的巨石，它们全会深情地诉说，诉说当年的硝烟战火，血雨腥风……

目 录

第一章 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走出来的人	(1)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1)
西宁，笼罩着一派血色	(4)
“不能走的一挂打掉”	(7)
受伤的心至今愤愤啜泣	(8)
沉重的人生	(10)
裂地惊天的屠杀	(11)
红军将领的人头	(16)
血淋淋的瞬间	(17)
血淋淋的刽子手	(18)
第二章 军长之死	(20)
他用头颅和身躯书写惊叹号	(20)
妻子岳兰芳	(24)
马家军中目击者言	(25)
李先念给青海省委党史委员会的复信	(27)
遗腹子	(28)
第三章 青海的逃亡者	(31)
给敌人当医生吗？宁愿死也不干	(31)
日日夜夜的梦实现了	(36)
“补充团”与“工兵营”	(38)

血溅逃亡路 (42)

第四章 西路军被俘将士解送青海知多少? (46)

超过7000人 (46)

大通公平煤窑 (47)

义源工厂 (48)

陆军医院 (50)

中山医院 (51)

军乐队 (51)

新剧团 (52)

第五章 草木不因寒而不泛绿开花 (59)

一份未发出的电报 (59)

自传摘录 (62)

第六章 武威浸泡过血泪 (65)

“年纪不大，能从虎口逃出，真不简单！” (65)

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69)

他的脚板砍掉了 (73)

女红军，小红军 (76)

第七章 兰州集中营 (78)

秘密党支部 (78)

锅盔中的纸条：“四十里铺以东是游击区” (83)

“你们的人太好了，东边就是你们的地盘！” (87)

“瞧准了机会咱们也跑” (92)

兰州拍卖的女战士 (95)

第八章 永登补充团 (98)

“是啊，我就是徐向前！” (98)

五天之内逃跑不是瞎说 (103)

他只能看帐篷，用左手勉强给战友烧烧开水 (107)

集体回延安 (111)

第九章 他，她成了蒙族、藏族、回族、裕固族 (117)

不会讲汉话的蒙族奴隶	(117)
称藏加、根乃、卓玛	(123)
披着袈裟的“塔娃”“加玛”	(124)
“羊肉、牛肉，要阿訇宰下的才吃”	(126)
裕固草原的一员	(129)
第十章 生命之泉注进沉重的命运长河	(131)
“家乡人以为他死了，年年清明都祭奠！”	(131)
“你是红嘴鸦儿，吃也是红，不吃也是红！”	(134)
“这尕娃命大，留下吧！”	(137)
龙王庙的小道士	(140)
“现在的苦算什么？”	(143)
“解放了，哑巴也会说话了！”	(145)
第十一章 磨难中品尝父老乡亲的深情	(148)
“我每每回忆起逃亡经历，就想起……”	(148)
“流落红军我都要请进来奉为座上宾！”	(153)
饥寒交迫中的温暖	(158)
从哑巴鞋匠到讲话入情入理的乡长	(160)
“这里边缝着团证，丢不得哟！”	(162)
红柳似火似血	(164)
第十二章 路，通向延安	(166)
师政委只身回延安	(166)
“讨饭也要回延安”	(169)
骑兵师参谋长蒙上的一层尘埃	(174)
第十三章 红军著名女将领	(178)
被俘解送青海	(178)
亲历者见闻录	(181)
流星拖着明亮的长线坠入初露的晨曦之中	(187)
她化作一缕青烟，乘风归去	(190)
三人之中的幸存者	(194)

第十四章 红军史上最大的一支妇女武装	(197)
西路军女战士知多少?	(197)
背景材料	(199)
屈辱,刻在1936年严冬	(203)
第十五章 妇女抗日先锋团	(205)
“泉媛是位好同志,我做证人”	(205)
浓浓热血,流了一路	(210)
她,带着女儿被俘	(213)
她长久咀嚼脱离红军大家庭的孤独	(215)
逃出青海,回到延安	(217)
第十六章 妇女工兵营与医院的女战士	(220)
“生离死别平常事,阅尽沧桑费寻思”	(220)
她拽一路风雨朝晨光走去	(223)
她经过培训分配到总医院	(225)
历经磨难而没有死的“共产丫头”	(227)
失去平衡的记忆	(230)
第十七章 营 救	(232)
周恩来派人与“二马”联系	(232)
会晤马麟	(236)
通过赵守钰与马步芳谈判	(239)
中共中央的几份电报	(241)
援西军	(242)
第十八章 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246)
谢老的营救活动	(246)
党的挚友高金城	(249)
彭加伦关于兰州工作报告	(251)
伍修权的回忆	(252)
第十九章 张掖地下党支部	(255)
秘密成立,联系了许多党员	(255)

党支部与高金城取得联系	(260)
离开秋凉如水的张掖	(264)
伤残者回到延安	(267)
“他乡”遇到“故知”	(271)
第二十章 高金城及其夫人牟玉光	(274)
永恒的记忆	(274)
档案摘录	(276)
她为营救西路军将士作出过贡献	(277)
第二十一章 甘州中心县委	(282)
建立与失败	(282)
掩护战友	(285)
回到延安	(286)
第二十二章 红旗，为你流淌过热血的家庭	(289)
一件有 50 圈年轮的往事	(289)
“历史造成的，战争造成的！”	(292)
“我们全家八口，就剩下两人”	(293)
无私奉献的血浆和生命	(293)
酸涩的泪往肚里咽	(296)
第二十三章 小草，在春日下舒展朴素的叶片	(298)
云恋山岫，泉思海洋	(298)
门源县第一个女乡长	(300)
“为了 100 多娃娃活命”	(302)
“我还能在街道上跑跑，做做群众工作！”	(305)
“这不能感谢我”	(306)
牺牲战友的守墓人	(308)
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红军歌谣	(310)
第二十四章 西路军红军老战士得到关心	(314)
朱总司令说：“这些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	(314)

陈云说：西路军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315)
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	(315)
胡耀邦对王定国关于西路军红军老战士有关问题的汇报的批示	(316)
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总政治部《关于解决在乡西路军红军老战士称号和生活待遇问题的通知》	(316)

附录：“二马”及其属下的背影

梦断何处续	(318)
马步芳出国前后	(318)
马继援出走点滴	(320)
马呈祥出走经过	(323)
黑云在电闪雷鸣中颤抖	(328)
马元海的归宿	(328)
韩起功的下场	(331)
马元祥股匪被歼记	(333)
剿灭马忠义股匪	(335)
从黑暗中走出	(338)
“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338)
“遥望新中国、新青海，前途无限光明！”	(342)
彭总说：“新疆起义你们是有功劳的！”	(343)
大千世界 沧桑沉浮	(348)
毛泽东亲笔题写“抗日英雄”	(348)
“万民伞”	(350)
思念，向着遥远苍茫的故土	(354)
“我总算回来了！”	(354)
尼罗河畔的情思	(357)

第一章 从血淋淋的死亡世界走出来的人

背负着失败的沉重和血泪

祁连山，冷峻的山峰像铁骨铮铮的硬汉挺立在劲风里。西宁，坐落在祁连山东南的大坂山和拉脊山之间的湟水谷地。时间悠远，一如那祁连山中流来又流去的溪水。溪水流去便流去了，但山峰摄下了历史的足迹。从森林松涛的呐喊中，从云空岩鹰的哀鸣里，都分离出半个世纪前在此演奏过的苍凉悲韵。

1937 年残冬。

茫茫夜色，寒风一阵紧似一阵。天似乎被饱蘸浓墨的大笔狠狠地涂抹了，黑得使人悚然。西宁昏瞎了眼似的，蜷曲于黑色的夜空之下。

四五十名被俘红军指战员，被押到南滩“万人坑”。又深又大的两个坑里填满了红军的尸体，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血腥味。

马家兵三个人揪住一名红军，连砍带戳踢进坑里。

胡秀英感到自己还在呼吸，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但见满天星斗。她缓出一口气，慢慢地试着抬起头来，把胸前和头部的土松开些，从万人坑中挣扎着爬了出来。她咬紧牙关，对天盟誓：“只要有口气，我就要找红军，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胡秀英，妇女团一营副营长，19 岁，处于生命的最好年华。红四方面军

转战进入川北，解放巴州，她次年参加红军。当时的任务主要是扩红。她参加宣传队，先后三次用七个多月时间，动员 1100 多名青少年男女参加了红军，以成绩卓著，于第二年 4 月入团，8 月入党。西路军西征，倪家营子战斗中，她带领全排战士冲入乱敌之中，端着缴获的轻机枪猛射，打倒敌人一大片，又乘机带领战士占领敌人的掩体，与疯狂反扑的敌人激战。她以战功晋升为一营副营长。

胡秀英被俘后和近百名女战士关押在张掖一个大房子里，三天三夜没有一点吃喝。敌人不断提审拷打，逼问谁是当官的。第四天夜，马家军把他们用麻绳捆绑着连在一起，押向城外活埋人的大坑前。胡秀英和战友们互相鼓励：“不要向匪徒们低头求饶！”“要死得刚强！”

凶相毕露的马家军官，手里挥舞着短枪，大声吼着：“这几个坑里埋的是胆敢反抗，胡踢踏的共产娃们。你们这些共产婆、共产丫头！自己说，是下去的好，还是活着的好？”

月照荒野，风拂蒿草，一片寂静。

军官又进一步逼问：“难道你们真的不想活啦？”

“少废话，要杀要砍随你的便！”

“红军不怕死，怕死不当红军！”

“放着日本强盗不敢去打，却在妇女面前逞疯狂！”

红军女战士们生命的全部力量似乎都在随着灼热的血液沸腾，都在顶着撕肝裂胆的话语外涌。

威逼的把戏破产了。军官挥舞着手枪高声吼道：“想死？没那么容易，都给我带回去，看我有没有办法收拾你们！”

昏暗的冬日，她们和 100 多名男战士一起被押送到西宁。沿途因饥饿病重走不动或因反抗而被杀害的就有好几十个人。妇女独立团一营营长胡廷秀在大坂山下被杀害。

她们被关在西宁大校场，每人每天只给两碗杂面糊糊。有人说：“这是迷魂汤，喝下去，糊里糊涂拉出去活埋！”大家笑了，这笑，带着泪水，带着悲痛。

敌人把胡秀英和一些被俘红军押到羊毛厂做苦工，几天后，她又和七八个